

張繼馬主編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熊鐵基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一〇冊

目錄

001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强思齊)		一
002 道德真經注疏(原題顧歡)		一九七
003 道德經篇章玄頌(宋鸞)		二八七
004 道德真經頌(蔣融庵)		三一〇
005 道德真經傳(呂惠卿)		三三四
006 道德真經論(司馬光)		三五三
007 道德真經註(蘇轍)		三七二
008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陳景元)		四〇三
009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薛致玄)		四八三
010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薛致玄)		五一二
011 道德真經集註(宋太守張氏)		五二九
012 道德真經解(陳象古)		六三九
013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		六六七
014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章安)		七一〇

001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

經名：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強思齊纂，二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序

道本至無，能生妙有。運至無之道，成妙有之功，其惟太上老君玄元皇帝乎。起於象先，尊爲化本，融神億劫之始，分靈覆載之中，亭毒萬殊，陶鈞庶品。由是三皇受命，尚遵淳一之風，五帝握圖，漸散無爲之樸。老君雖歷代降迹，隨時應機，或爲國師，或爲賓友，授經傳道，以教時君。洎唐虞禪讓之初，世道交喪之際，舉元凱於野，行四罪於朝，尚賢之迹既彰，羶惡之形又舉，內雖揖讓，外有干戈，人心漸澆，道樸云散。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憫

物性之遷訛，恐真宗之陵替，以爲三皇大字，不足以程式後王，五帝常道，不可以垂訓末俗，撮重玄奧義，著《道德》二篇。欲明道無爲也，因德以顯之，德有用也，因道以明之。資立言以暢無言，因理本而弘妙本，爲理身理國之要，乃至精至極之宗，以授於舜。非謂絕仁義聖智，在乎抑澆詐聰明，將使君君臣臣，父子子，見素抱樸，混合於太和，體道復元，自臻於忠孝。世儒不知，以爲老君之道，棄仁義，隳禮智，非立教之大方。且夫至仁合天地之德，至義合天地之宜，至樂合天地之和，至禮合天地之節，至智合天地之辨，至信合天地之時，弘淳一之源，成大同之化，混合至道，歸仁壽之鄉，固不在乎踉蹌雍容，噢咻整薺，然後謂之仁義等也。故仲尼亞聖，皆默而得之，隳體黜聰，遺形去智，超乎物表，永爲真人，非末學小儒之所知也。綿夏商周漢，越數千百年，煥乎與日月齊光，巍乎與乾坤並運。雖百家詮注，群彥校揚，挹之彌深，酌之不竭，行之於國，刑措而太

平，修之於身，神全而久視。拊几揮柄，時有其人。弘農強思齊，字默越，濛陽人也，幼栖玄關，早探妙旨，卅歲侍先師京金仙觀，講論大德，賜紫全真，居葛仙中宮，憤頌之餘，服勤不怠，綽有聲稱，爲時所推。僖宗皇帝順動六飛，駐蹕三蜀，五月應天節，默起祝壽行殿，寵賜紫衣。高祖神武皇帝應曆開圖，配天立極，二月壽春節，允承明命，賜號玄德大師，奕世棲心，皆治光寵，羽衣象簡，其何盛歟。每探討幽玄，發揮流俗，期以譚講之力，少報聖明之恩。手續所講《道德》二經疏，採諸家之善者，明皇《御注》爲宗，蓋取乎文約而義該，詞捷而理當者，勒成二十卷，庶乎攬之易曉，傳之無窮，後之學者，知強君之深意焉。乃題曰《太上老君道德經玄德纂疏》。

乾德二年庚辰降聖節戊申日，廣成先生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蔡國公杜光庭序。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一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此經是三教之冠冕，衆經之領袖，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窮理盡性，不可思議，所以題稱《道德》。道是虛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發智，智能尅境，境智相會，故稱道德。其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今就上卷三十七章，大分三別，第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一章，總結指歸。

道可道章第一

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略標理教，第二汎明本迹，第三顯二觀不同，第四會重玄之致。

第一略標理教。

夫大道虛玄，言象斯絕，理超象繫，事出筌蹄，非常名之所知，豈可道之能究。大包無外，小

入秋毫，應現則運於慈舟，攝迹則歸於杜默，軒轅黃帝齋三月而問之，前漢孝文窮數年而不答。其體也寂，其名也微，或駕龍軒而游玉京，或控鸞騶而浮金闕，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東方朔遇之游乎漢庭，天地得之以財成，群方吹萬而生育，重玄至道，其大矣哉。

道可道，非常道。

御疏：虛極妙本之強名，訓由訓徑，訓法訓常，首一字標宗，言此妙本，通生萬物之由徑，可稱為道，故云可道。堪稱為道，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欲使學者了性修心，所以字之曰道。尋其妙本，理竟清虛，適莫難知，非皎非昧。又按下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前之視之不見，以色求道，聽之不聞，以聲求道，搏之不得，以形求道，且妙道幽微，實非世間聲色形法而求得。按：《九天生神經》云：聖人以玄元始三炁為體，言同三天之妙炁也。法師臧宗道又用三一為聖人應身，所言三炁者，一精二神三氣。精者，靈智慧照之心。神者，無方不測之用。氣

者，色像形相之法。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炁也。總此三法為一聖體。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也。但老君法體以三一為身，身有真應之別，而解者義有三家，第一：散一以為三，是聖人應；混三以歸一，是聖人真。第二云：三之與一，俱是應，非三非一，乃是真，為三為一，俱是名數。第三云：豈有離名數之外，別有無名數之真耶？即此三一非三一是真，非三一而三一應。非三一「而三一」之應，此應是真應，三一而非三一之真，此真是應真。應真之真，不可定言真，真應之應，不可定言應，所以非真非應，而應而真。但聖人赴感逗機應物，或寄人間，或生天上，隨方顯見，應變隨時，妙體希夷，卒難詳究。○榮曰：道者虛極之理體，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極其真，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聖人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

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吾不知其名。成「疏」：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夫道者何也？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沌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者也。元氣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氲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朕於此，於是清通澄朗之炁浮而為天，濁滯煩昧之炁積而為地，平和柔順之炁結為人倫，錯謬剛戾之炁散為雜類。自一炁之所育，播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罔極，然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炁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

炁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之變，雖群動糾紛，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而道德之體，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境矣。道重說包億萬之天而不為大，貫秋毫之末而不為小，先虛無而不為始，後天地而不為終，昇積陽而不為明，淪重陰而不為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生，本無炁也，神運而炁化。炁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故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止，非道存而忘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有，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性全則形全，形全則炁全，炁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故道全則神王，神王則炁靈，炁靈則形超，形超則性徹。性徹者，反覆流通，與道為一。可使有為無，可使虛為實，吾將與造物者為儔，奚死生之能累乎已也。可道為體，可名為用，可道者即是言名，雖復稱可，

物宜隨機，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嚴曰：道德彰，非自然，功名顯，非真素。○河上公曰：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榮曰：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人間常俗之道，「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己而殉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自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成疏：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心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可道可說，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強為之名曰大。夫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德立。理體運之不墜，苞之乃無極，遂以大道之名，名於大道之體，令物曉之，故曰名可名。○御疏：名，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

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亦非常非不常，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常以歸真常也。義有因超，緣有漸頓，開之以方，便捨無常，以契真常，陳之以究竟，本無非常之可捨，亦無真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亦非亦常，非非無常，亦非非常非無常也。○河上公曰：非自然常在之名。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第二泛明本迹。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炁，

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榮曰：道玄德妙，理絕有無，有無既絕，名稱斯遣。然則虛通之用，于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為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為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成疏：指此無名，為物之本。道本無名，是知不可言說明矣。有名萬物母，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儀。○河上公曰：無名天地始，無名者道也，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始。有名萬物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合炁而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

第三顯二觀不同。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注：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若能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靜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御疏：常無欲者，言法性清靜，離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之歸趨。微，歸者也。○嚴曰：無欲者，望無望。觀其妙者，鑑太清也。明有欲無欲。○榮曰：人之受生，咸資始於道德，同稟炁於陰陽，而皎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無欲行若也，夷心寂路，濯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銳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淨，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希」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有欲行，若未能遺識，情在有封，馳騖於是，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為之事迹，豈識無為之理本，此有欲行也。○河上公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是非也。○成疏：微，歸也。欲，情

染也。所，境也。言人不能無為，不能恬澹，觀妙守真，而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有之是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睹死生之歸趣也。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欲之勝負也。

第四會重玄之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御注：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者也。○御疏：兩者俱稟妙本，故同；自本而降，隨用立名，故異。○河上公曰：有欲無欲，同出人心。無欲長存，有欲亡身，故異也。○榮曰：近而言之，有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黜聰明而恬澹，洞徹道源，則稱於妙。競^①前識而紛紜，迷淪俗境，則稱於微，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為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雙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所以云同。自靜之「動」^①，從體起用，故言

出。通生之功，著道也。畜養之義，彰德^②也。道「德」^③殊號，是曰異名也。○成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謂無欲有欲二觀也。同出，謂同出一道也。異名者，微妙別也。原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微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玄。

御注：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河上公曰：玄，天也。言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榮曰：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恍惚非易測，冥默本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玄之妙也，無物可逮，唯道與德可以言玄，故曰玄德深遠，至道玄寂者也。○御疏：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以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也，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成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微妙兩觀，源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

滯，故謂之玄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注：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舉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自^④出，故曰衆妙之門。○河上公曰：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稟炁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⑤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榮曰：道德窈冥，理超於言象，真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托有無之表，以通^⑥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為真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衆妙之門。○御疏：《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

不生意因，是則同玄妙。夫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正觀若斯，是為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成疏：玄之又玄，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學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要妙也，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於是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獨群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此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無二觀，粗妙不同，故次此章即顯無為之能，有為之弊，就此章中，義分爲兩，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

就此章中，又開二別，初兩句汎辨美善舉體不真，後六句三雙，明諸法無實。初汎辨美善舉體不真。

夫天下凡夫，耽聲滯色，有爲纏縛，無暫安時，趣名利若輕猿騰枝，耽愛欲如飛蛾赴火，以惡爲善，將易作難，無名窟中常眠不曉，危脆身上固執無閑，豈知妙道虛通，真言理淨，皎昧難喻，隨迎不知，七聖迷路於襄城，西子同言於恒化，聲色相泯，彼我形空，須排有漏之身，將契無爲之道。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己之所美者爲美，所善者爲善，美善無主，但是妄情，皆由封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遞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御疏：己所甘美者爲美，身所履行者爲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妄則不常，故不如止也。語助者也。○河上公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己美，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爲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嚴曰：人之聽

明可絕而不可散，人之情欲可逆而不可順。飾人之容，傷人之性，養人之欲，損人之命，世人所謂美善者，非至美至善也。夫至美非世所能見，至善非世所能知也。○榮曰：美，樂也。言人之稟性，咸不能以道爲娛，而以榮爲樂。樂不可極，樂極則哀來；欲不可縱，縱欲則傷至，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爲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樸既爲禍，樸傷爲哀，本滅性傷，身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天下地上，君子小人，并寡能虛心虛己，而各縱欲縱情，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各任性情，同有所愛。愛名則以名爲善，愛利則以利爲善。以利爲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爲善，殉名以致亡身。稱情雖以爲善，亡身是爲不善，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此爲不善已也。○成疏：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皆，咸悉也。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

言一切蒼生，莫不耽滯諸塵，而妄執

美惡，逆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為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為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毛嬙姬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以斯所驗，豈有美哉。故知世間執美為美，皆則惡而已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言凡鄙之流，迷於真理，非但耽淫聲色，抑乃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己害物，不知為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云：為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者也，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藏，唯當忘善惡而得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後明諸法無實。

故有無相生，

御疏云：性空也，性法相名，長短高下，和合三時。○河上公曰：見有而為無也。○榮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有歸無，

故曰相生也。

難易相成，

御疏云：法空也，陶者易土而難木，工者易木而難土也。○嚴曰：難以易顯，易以難彰，無能則無以知易，無易則無以知難，若能巧拙兩忘，則難易之名俱息。○河上公曰：見難而為易也。○榮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易由於難，難成易也。○成疏：空心惠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

長短相形，

御疏：相空也。○嚴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無長則無以明短，無短則無以知長，長短相空，本無實相，故云空也。○河上公曰：見短而為長者也。○榮曰：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鳧之脛異，故知忘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成疏：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知長短相形而有異者

也。

高下相傾，

○御疏：名空也。○嚴曰：山以谷摧，谷以山傾，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無以知山，如彼世間名位遞為臣妾，故無定位也。○河上公曰：見高而為下也。○榮曰：傾，危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經云：高以下為基，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高，高之貴焉，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得道則君臣俱泰。成「疏」：傾，奪也。夫有高則有下，無下則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為高，以尺比丈，尺即為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

音聲相和，

○御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成曲者誰？總彼衆聲，則能度曲。如彼世間諸法，并和合成體非真，是皆空故。○嚴曰：音以聲別，聲以音停，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也。○河上公曰：上唱下必和

也。○榮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譬之官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弦絕，上躁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政相和，其人胥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取則。○成疏：夫官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此寂，以況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

○御疏：此明過去未來見在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為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初？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念念遷移，亦如美惡無定名也。○成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已，竟無實體也。○嚴曰：先以後見，後以先明，無後則無以知先，無先則無以知後。○榮曰：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為君父者

不得輕躁而失道，必宜重靜以契德也。○河上公曰：上行下必隨之。六者相違，遞為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經道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

御注：無為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御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知詐者，雖拱默，非無為也。任真素者，則終日指揮，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偽，任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為之事乎。言出於己，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而未常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論語》云：夫人不言。○河上公曰：以道治也。○榮曰：遍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步時驟，未有紀尊號於金簡，昭聖錄於玉篇，皇上

應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無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故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也。猛士上將，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揆，化不以言，故云行不言之教也。○成疏：是以，連上之辭也。聖人者，體道契理之人也。亦言：聖，正也，能自正正，故名為聖。治，理也。即此聖人慈悲救物，轉無為之妙法，治有為之蒼生。所以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後，故云是以聖人治也處無為之事。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無為，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為，斯乃無為即為，為即無為，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言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無方，豈唯真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而出處默語，其致一焉。端拱默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

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而不辭，

御注：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御疏：作猶動作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為，百姓不知，爰猶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此人忘聖功也。○河上公曰：不辭謝而逆止，萬物作，各自動作。○榮曰：作者芸芸，動作也。四人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真，任化自然，無所辭謝。○成疏：為始萬物，一切群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為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御注：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為己有，各得所為，而不負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也。日慎一日，《尚書》文也。○御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為己有。令物各得其營為，聖人不恃

為己功。如此則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且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河上公曰：生而不有，元炁生萬物不有也。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其報。功成不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也。○榮曰：生而不有，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為而不恃，以萬物為刍狗，不恃德以為功。成功不居，雖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問道軼於襄城，凝神邈於姑射也。○成疏：又生而不有。又解：為而不恃，為，施化也。恃，怙賴也。夫聖人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成功不處，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御注：夫唯不敢寧居，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御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

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河上公曰：夫唯不居，夫唯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也。○嚴曰：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化與道均，不望其功，德與天齊，不求其報，遁功逃名，深隱玄域，雖欲不居，是以不去也。○榮曰：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忘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為而朝萬國，凝神常湛，故言不去也。○成疏：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毒含靈，有大志而推功於物，其唯聖人乎。只為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汎舉之，不以戒行

人，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第三重勸學人，令忘知會道。

第一泛舉之不以戒行人。

夫黃帝爲君神農作，又用大道以治天下，將淳樸以安兆民，不親其親，虞舜所以流象傲，不子其子，唐堯所以攢丹朱，游峒嶺而順風，坐始山而若雪。無爲至理，豈擇賢才？於後澆季斯移，淳樸日去，有一能而自伐，舉百行而皆傷，故簡公致田子之灾，周室有河陽之召，查尚賢之過，食貨居懷，不能泯利害於心田，默才能於度外，尚賢之病，其在茲乎。

不尚賢，使民不爭。

御注：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御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人君崇貴才能，則有迹。飾偽者徇迹而失真，失真必尚賢之由，徇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使雲自從龍，風自從虎，則唐虞在上，不乏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叶台衡之望。各得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河上公曰：不尚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不尚

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也。使民不爭功名，反自然也。○嚴曰：世尚禮義則人爭，而不逮則爲偽。

○榮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者與愚人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夫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以役，罰須以過。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則困於貧窶。驕奢者必欺侮，獸窮者亦能鬪，則忿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爲賢不肖易光，天地覆載，不爲善不善改度也。○成疏：尚，貴也。賢，能也。非謂君王不尚賢人，直是學者撝謙，先物後己，不自貴尚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使人人自貴賤物，則浮競互彰，若能各各退己先人，則爭忿自息，故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

御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於本分，希效所求，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御疏：人

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寶，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竊盜。今使賢愚襲性，能否用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已，誰爲盜乎？故《莊子》云：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淨，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不爲盜。○河上公曰：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也。使民不爲盜，上化清淨，下無貪人。○嚴曰：藏珠寶玉，則人求而不瞻，則爲盜。○榮曰：棄十城之壁，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盜乎。○成疏：難得之貨，謂隋珠荆璧垂棘照車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盜竊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注：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者

也。○御疏：希慕聰明者，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也。○河上公曰：不見可欲，放鄭聲，遠佞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嚴曰：發揚三五則人悅，悅而不窮，則邪亂也。○榮曰：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姒妲己之色，洗心潔己，遺情去欲，豈有亂乎。○成疏：可欲者，即是世間一切前境，色聲等法，可貪求染愛之物也。所言不見者，非杜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而心恒虛靜，故言不亂也。故《西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也，前不盜不爭是別，今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

第二獨顯聖心虛懷利物。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御注：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

○御疏：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理身，以為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虛其心，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獨生也，故曰虛其心。○河上公曰：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也。虛其心，除嗜欲，去煩亂也。○嚴曰：虛心以靜氣。○榮曰：是以聖人之治，皇上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德，故再言之也。虛其心，除嗜欲，絕是非，遣萬慮，存真一。○成疏：聖人治國，同前釋，虛其心，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境後境，又心虛也。

實其腹，

御注：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厭而止，不生貪求。○御疏：腹者含受，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注云：屬厭

而止者，春秋閭沒汝寬諫魏武子詞也，欲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河上公曰：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嚴曰：專精以積神。○榮曰：道實於懷，德充於內。○成疏：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德充於內，故言實腹。

弱其志，

御注：心虛則志弱。○御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河上公曰：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嚴曰：寂然無為，泊然無治。○榮曰：心志柔弱，順道無為。○成疏：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己也。

強其骨，

御注：腹實則骨強也。○御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骨自強矣。○河上公曰：愛精重施，髓滿骨堅。○榮曰：唯道集虛，心懷至道，在物

無害者，得成仙骨自強。○成疏：骨譬內也，言聖人雖復外亦和光，而內恒澹泊，欲明動不傷性，應不離真，故言強骨。

第三重勸學人，令忘知會道。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注：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也。○御疏：聖人所以行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息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夫無知無欲者，已清淨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為徇迹貪求而無為也。則無不治矣，夫得其性而為之，雖為而無為也。且絕尚賢之迹，不貴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真，於為無為，復何矜徇？化既無聲而無臭，人故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河上公曰：反樸守淳。○榮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則無不治。上扇無為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也。○成疏：知者分別之名，欲

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御注：清淨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為也。○河上公曰：思慮深，不輕言者也。○成疏：使知者不敢為，則無不治，前既捨有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欲為道，而言不敢不為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為，故繼以不敢也。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為治，理無不正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御注：於為無為，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河上公曰：為無為，不造作，動因循也。則無不治矣，德化淳，則百姓安也。○嚴曰：無爵祿以勸之，而孝慈自起，無刑罰以禁之，而奸邪自止，反真復素，歸於元始，世主無為，天人交市，翱翔自然，

物物而治也。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道沖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既令忘智會道，妙體一中，故次此章即明至道以中為用，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雖復以中為用，應須遣中，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第三示韜光晦迹，俯應下凡，第四結嘆聖人，起於萬象之首。

第一明以中為用，應須遣中。

夫清虛妙理，至道真常，迴超三界之先，直出有無之境，酌之不竭，同大海之波瀾，仰之無窮，等高山之峻峙，物莫之喻，心莫之知，生居象帝之先，吾不知其誰之子，在動而寂，處用而沖，故孔丘自比於醴鷄，黃帝得之於罔象，湛為物主，唯至道之宗乎。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御注：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也。○御疏：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今似萬物之宗。沖，虛也，謂道以虛為用也。夫和氣沖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不曾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為萬

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敢正言，他皆仿此。○河上公曰：

道冲而用之，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也。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嚴曰：道以至虛，故動能至冲，德以至無，故動而至和。萬物得之，莫有不通。冲和者，道德之用，神明之常，天地所尊，陰陽所宗也。夫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惡盈，滿必招損，故曰盈。盈必有虧，無必有有，中和之道，固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既非，盈虧亦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兩邊之病，病除藥遣，偏去中忘，都無所有，此亦不盈之義。○成疏：冲，中也。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而言，莫先中道，故云冲而用之。此明以中為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滿也，向以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既除，一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注：淵，深靜也。道常生於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為萬物宗主。○河上公曰：道淵深不可知，似為萬物宗祖。○榮曰：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道深故萬物宗而奉之。○成疏：淵，止水也，以况聖人也。言止水能鑒於人，聖知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則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波，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之深為淵，宗則大宗師義也。

第三示韜光晦迹，俯應下凡。

挫其銳，解其紛。

御注：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御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冲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冲和，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文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滑欲於俗

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河上公曰：經挫其銳解其紛，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之。○嚴曰：有志而無銳，有心而無思，設無設之設，圖無圖之圖也。○榮曰：經挫其銳解其紛，前識傷性，長惡善人，銳也。虛懷忘己，以道析之，挫也。可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遺彼忘我，遠欲制情，解也。○成疏：挫，止也。銳，進也。既重玄行足，自利道圓，為物師宗，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怒生乎逆順，逆順起乎安心，聖人達逆順之兩空，體安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真實，釋散其懷，而破嗔痴也。

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

塵。○御疏：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道之沖用，於物不遺，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為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河上公曰：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榮曰：和其光，同其塵，湛然常存，光而不耀，涅而不緇，和而不眩，於其體同而不累其真，故知湛然清淨而常存者也。○成疏：和其光，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齊照，而輶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智潛被，不曜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耀。同其塵，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點穢淨物，色聲等法，能汙清行，故名為塵也。而言同者，夫人遭時逢世，俯迹應凡，既輶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為異也。

湛兮似或存。

御注：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湛兮似有所存也。○河上公曰：道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成疏：湛，凝寂也，似，不定也。言聖人雖復和同光塵，而神凝姑射，動不乖寂，故云常存。而言似者，明非應非寂，而寂而應，寂不定寂，而應不定應也。

第四結嘆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御注：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御疏：吾者，老君自稱。象，似也。老君見吾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於震，王弼云：帝者，生物之主，興動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河上公曰：吾不知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也。象帝之先，道似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

天地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也。○榮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始惡乎而可定，故言不知誰子。開自然之治，闢之以三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方，考之善用，在天帝之先，象天也。○成疏：吾，老君自稱也。言此寂即應之，聖道不知從誰而生，故言誰子也。象，似也，帝，天也。既能生天生地，似如天帝之九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先天地生而不為老，然至道幽玄，寂寥恍惚，不生不滅，不先不後。而今言先者，欲明先而不先，不先而先，故加以象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一

① 同：原作「問」，據敦煌遺書P.2333號抄本改。

② 「而」字據P.2333號抄本補。

③ 夫：原作「天」，據文義改。

④ 括號中的文字據李榮《道德真經注》補。

⑤ 應為「榮曰」。